

第2卷第1期, 2009年2月

(本期译自 Number 54, Winter 2009,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Vol. 2, No. 1, February, 2009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国际问题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纪事.....	1
大学教师薪酬的复杂性.....	3
大学招生: 世界各国的做法与程序.....	5
国际质量控制的复杂性.....	8

国际化

国际化的意外结果?	10
澳大利亚是否过于倚重留学生?	12

私立高等教育

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	14
---------------------	----

世界银行有关非洲高等教育的新报告

世界银行的报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高等教育和经济增长》..	16
非洲的高等教育:世界银行的视角.....	18

南亚地区的高等教育

印度加入 21 世纪高等教育的努力.....	20
在不稳定政治和经济环境中的巴基斯坦高等教育转型.....	22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

墨西哥的高等教育与变幻莫测的劳动力市场.....	24
美国金融危机对大学生支付学费的影响.....	26
阿拉伯地区的开放大学与虚拟大学.....	28

新书简介.....	30
-----------	----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主办

主编：刘念才
顾问：菲利普·G·阿特巴赫（美）
编辑：吴 燕

刊号：沪（K）第 0621 号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东川路 800 号上海交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
邮编：200240
电话：021-34205947*13
电邮：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kxyj/xskw.htm>

Editor: Nian Cai Liu
Advisor: Philip G. Altbach (USA)
Assistant Editor: Yan Wu

Address: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800, Dongchuan Road
Shanghai, 200240
China
Tel: 86-21-34205947*13
Email: 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kxyj/xskw.htm>

《国际高等教育》简介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交流的需求与日俱增。《国际高等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并将努力发挥中外高等教育交流的桥梁作用。

本刊由两部分组成：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http://www.bc.edu/bc_org/avp/soe/cihe/）编辑出版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的中文版，每年 4 期；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围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热点问题编辑出版的专辑，每期一个主题，每年最多出 6 期。

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编辑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每期包含十余篇有关国际高等教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文章以及新书简介。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编辑的专辑则包含世界一流大学、大学评价与排名、研究生教育、科学英才迁移等热点问题的国内外研究论文、研究报告、综述文章、书评以及有关的会议和活动信息。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Guoji Gaodeng Jiaoyu) is an online journal with an aim of playing the role of bridge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ties. It consists of 4 issues each year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ed by the 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http://www.bc.edu/bc_org/avp/soe/cihe/) in USA and up to 6 issues each year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both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such as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ranking, graduate education, and migration of academic talents.

Each issue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y Boston College contains more than a dozen of short articles covering major aspects and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new publications. Each issue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ains original studies, preliminary reports, review papers, letter to the editor, book reviews, and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activities and opportunities on the selected topics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 issues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published online at <http://gse.sjtu.edu.cn/en/>.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纪事

刘念才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

电子邮箱: ncliu@sjtu.edu.cn

建立世界一流大学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1998年5月,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向全社会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随后,中国政府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重点建设若干所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简称“985工程”。

1998年,上海交通大学成为“985工程”第一批建设的9所大学之一。当时有不少大学都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和时间表,上海交通大学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设目标。我那时是化学化工学院的一名教授,并且担任学院副院长职务,有幸参与了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规划工作。

在起草战略规划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中始终徘徊着若干问题。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和标准是什么?全世界应该有多少所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的大学在世界大学体系中的位置如何?中国的大学如何能够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开始对中国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进行对比分析,并最终对全世界的大学进行了排名。

寻找差距

从1999到2001年,我和程莹博士等3位同事一起,对中国的大学与4组美国的大学进行了对比分析,包括美国最顶尖的大学和普通的研究型大学。该项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中国的顶尖大学大概处在全世界200-300名的位置。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战略规划制定过程中,采用了该项研究的对比与分析结果。我们最终还形成了名为《我国名牌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的咨询报告,提交给了教育部。

这份报告得到了大量正面评价,有许多评价都希望我们做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学排名。许多为了其他目的来访的外国友人在了解了我们的研究之后,也鼓励我们做世界大学排名。他们说,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其他国家,大学、政府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都对世界大学排名有兴趣。在众多的鼓励下,我决定制作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学排名。我与3位同事又用了2年时间进行了更多的研究,终于在2003年初完成了“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

2003年6月,我们在网站(<http://www.arwu.org>)上公布了排名。虽然我们对全世界大约1,200所大学进行了排名,但实际公布的只是前500名大学的排名。考虑到第五十名之后大学的总体得分差异明显减缓,因此在公布排名结果时,前100名大学按照简单数字排序,100-200名的大学按50所一组公布,而200-500名的大学则按100所一组公布,同一组内的大学按字母顺序排列。

领域排名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自从发布之后,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收到很多希望我们按照学科领域或大学内部的学院进行排名的提议。在经过了大量认真研究和探索之后,2007年2月,我们又推出了“世界大学学科领域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by Broad Subject Fields, ARWU-FIELD)”。

进行排名的五个学科领域分别为理学、工学与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与农学、临床医学与药学以及社会科学。“世界大学学科领域排名”中没有对人文与艺术领域的排名,是因为找到可靠且具有全世界可比性的数据存在

很多技术难题。而心理学和其他跨学科领域则因其跨学科的特点而没有被排名。在学科领域排名中，我们引入了两个新的指标：第一个是“高质量论文比例”指标，即发表在每个学科领域前20%期刊上的论文比例；第二个是在工科排名中增加了“年度科研经费”指标，替代了获奖校友和获奖教师指标。在排名中公布的是每个学科领域中排名前100名的大学。

完善排名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主要是根据有关学术或科研表现的第三方国际可比数据对全世界的研究型大学进行的排名，用于排名的数据每个人都可以核查。这项工作的初衷主要是出于我们的学术兴趣，对中国大学的战略规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们的排名中存在很多问题。从方法论上讲，包括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这三者在排名指标与权重中的合理体现，非英语发表论文的引入，国际奖项的选择，以及获奖者的经历梳理等。从技术角度讲，包括大学的界定与名称问题，数据的收集与数据库的整理，以及论文如何归属到正确的大学和学科等。目前，我们的团队正在认真研究排名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并努力完善我们的排名。

除了学科领域排名之外，我们还在探索其他类型排名的可能性，特别是根据功能、学科特征、历史、规模、经费等对不同类型的大学进行排名。我们也在不断进行各种有关排名的理论研究，为让公众更好地理解排名而努力。此外，我们还积极地参与有关排名的国际组织的活动，比如，““IREG—学术排名与卓越国际协会””（IREG - International Observatory on Academic Ranking and Excellence, <http://www.ireg-observatory.org>）。

结束语

任何排名都是有争议的，没有排名是完全客观的。但是，大学排名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世界上几乎所有高等教育规模较大的国家都有大学排名存在。不论大学或者其他利益相关者是否认同大学排名，它们都真实、长期的存在着，并且快速发展着。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完善排名，以及如何合理使用排名结果。对于任何排名，都应该认真了解其排名方法，并且谨慎地使用排名结果。

作者注：有关“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等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www.arwu.org>。

大学教师薪酬的复杂性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件: altbach@bc.edu

我们如何理解大学教师的工资? 每个月支付给教授的工资是否就是其全部收入? 我们中心有关大学教师工资的国际比较研究发现, 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同一国家内部, 由于职级、学科等不同, 也存在着差异。在有些国家, 工资由个人的年龄、工龄、职级决定, 通常根据国家公务员的工资规则支付教师工资, 不太考虑教师的产出或学术成就。事实上, 在大部分国家, 大学教师都是根据其工龄和职级来获得薪酬的。在其他一些国家, 尤其是在一些建校时间较晚的私立大学, 教师工资构成非常不透明。

全职教师的工资因其角色、职责、所在学校的类型和所属学科的不同而不同。全职教师在全球学术职业体系中可能只是少数, 因为在很多国家的大学教师体系中, 都是兼职教师占多数。正如社会学家伯顿·克拉克 (Burton Clark) 所讲, 学术职业被分成了“小而不同的世界” (small worlds, different worlds)。大学教师也因工资不同被区分开来。在很多国家, 私立大学的教师比公立大学的教师工资高。我们的研究表明, 教师的职级不同, 工资差异显著。在我们研究的 15 个国家中, 资深教授的平均工资收入一般明显多于初级教师。

模式 (Patterns)

对北美、西欧、亚洲许多国家与地区以及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全职大学教师来讲, 从学校得到的工资是其全部收入的主体。通过咨询、兼职上课或其他途径获得的额外收入相对较少。这样的工资收入可以为他们提供富裕而不奢侈的中产阶级生活, 特别是如果家里有两个人同时赚钱时。我们的研究表明, 虽然在前面提到的这些国家与地区中大学全职教师的工资差别巨大, 但学校的工资收入

足以维持其生活。

但是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国家与地区, 以及中欧、东欧和前苏联的一些国家与地区, 情况很不相同。在这些国家, 全职教师的工资一般都不能维持生活, 他们必须通过其它途径获得另外的收入。有些教师拥有不止一个教职, 因为许多国家日益增多的私立高校主要都从工资不高的公立大学聘请兼职教授上课。有些教师则从事咨询工作或者开公司, 还有相当一部分教师从事私人课外辅导或其他近乎学术腐败的活动。

大学教师之间均衡不一

在许多国家, 教师从大学获得的薪酬并不等同于从大学得到的基本工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教师的工资通常由政府统一规定, 或由工会契约、其他协议确定。学校可能无法在不同学科之间拉开工资差距, 付给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有高度需求的教授接近“市场价格”的工资, 或者奖励优秀教师。生活在消费水平较高城市的教师, 可能与那些在消费水平较低地区生活的教师所获得的工资一样多。

在全世界, 大部分大学教师主要从事教学工作, 很少有科研期望或成就。在很多国家与地区,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地区, 大部分大学教师仅拥有本科或硕士学位, 而没有博士学位。对这部分教师来讲, 基本工资就是学校提供给他们全部收入。在有些国家, 他们需要另外的收入; 在其他一些国家, 基本工资即使并不特别具有吸引力, 但也足够生活。

需要支付有些教师更高的薪酬

对相当一小部分大学教师来说, 许多大

学提供的标准工资都不足以使他们留在学术界，甚至是留在自己的祖国。这部分教师是指那些在科研方面非常活跃的教师，各学科都有，但科学领域比人文学科的人数多，他们大都就职于顶尖大学的管理、信息技术或生物技术等热门领域。在大学之外，这些领域专业人员的工资非常高。这类学术“明星”在每个国家的大学教师中所占比例不大，大约在2%-10%之间。但是如果没有这部分教师，可能就不会有什么科学研究，学校可能也无法在大学国际排名中获得好的名次。

“工资上升幅度”(salary progression)，即初级教师和高级教师之间的工资差距，与学术界外专业人士的工资情况相比，总体来讲差距不大。在我们所研究的15个国家中，大部分国家大学初级教师的工资与高级教师的工资相差不到两倍。就初级教师和高级教师之间的工资差别而言，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包括德国、法国、加拿大、美国和英国)差距最小，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南非、阿根廷等)差距最大。在工资增长幅度和基本工资两方面，印度的表现都不好。工资缺少上升空间对所有大学教师都是一个问题，但对产出最多的教师来说特别有害。这些高产的教师最有可能离开学术界，或者去那些工资水平更高的国家从事学术工作。

在学术界官僚化、相当扁平的学术工资体系中，那些大牌学者的工资是如何支付的？首先，在一小部分国家，私立高校的工资结构通常相对灵活，直接支付给顶尖教授的工资明显高于学校一般教师。美国的私立大学是最鲜明的例子，法律或管理领域的大牌教授，以及那些拥有捐赠教席的著名学者，其工资可能比其他高级教授高出一倍或更多。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某些高校，学校某种程度上可以根据学科领域的市场价格或个人的价值支付给教授相应的薪酬。

科研活跃的教师通常教学比较少，因为学校给他们更多的时间从事科研，用时间而非工资对其给予补偿。教师因其科研产出而直接得到学校的酬金很常见。在有些地方，教师会因为其在重量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每篇文章而得到学校或政府机构的酬金。那些

能够获得外部科研经费的教师，经常会得到其中的一部分经费作为酬劳。在有些国家，科研活跃的教师能够从为了提高收入而建立的政府机构得到薪酬，其形式一般是作为科研人员组织的成员，比如墨西哥的全国科研人员系统(Mexican Sistema Nacional de Investigadores)。

虽然这些或其他的一些制度在教师、在大学之间造成了不平等，但为了奖励科研活跃的教师，这些制度是必需的。

工资并不总是全部薪酬

由于多种原因，大学教师的收入并不总与学校支付的工资完全一致。大学有时尽可能提高酬劳，以满足城市高昂的生活费用，防止教授被其他的高收入工作吸引走。有些高校给学生设置了另外的学术专业，让教授们通过为支付昂贵学费的学生上课而赚取额外的收入，如乌干达的麦克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许多大学教师通过自己在校外从事咨询工作、到其他大学上课等赚取额外的收入。

衡量教师非工资收入的数额通常很困难。大学几乎没有什么方法来追踪教师的收入来源。而教师个人，尤其是那些有办法提高自己收入的教师，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动力向学校汇报自己的额外收入。对科研活跃的教师来说，非工资收入是一种奖励高产教师的必要途径。其他类型的非工资酬劳补充了低得不切实际的教师工资。然而，某些酬劳可能会导致腐败、不公平等问题。通常情况下，工资是不足以吸引或留住最好的学者和科学家的，在一个复杂且全球化的大学里，有吸引力的薪酬对于奖励高产教师是绝对必需的。

作者注：本文中引用的是 Laura E. Rumbley、Iván Pacheco 和 Philip G. Altbach 在 2008 年完成的《大学教师工资国际比较初探》(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Academic Salaries: An Exploratory Study)。

大学招生：世界各国的做法与程序

Robin Matross Helms

教育咨询顾问，主要从事国际教育研究

电子邮件：robin.m.helms@gmail.com

高等教育是全世界人类发展的一大支柱，而不只是传统教育金字塔的塔尖。在当今的终身学习体系中，高等教育不仅提供了满足知识型劳动力市场（knowledge-based labor markets）需求的先进技能，而且培养了教师、医生、护士、公务员、工程师、人文学者、企业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等人力资源。这些受过教育的个人对于形成那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支撑文明社会、教育下一代、领导高效政府以及做出影响全社会重要决定的能力和技巧来讲，是必不可少的。

大学的招生程序在决定什么人接受高等教育，并因此拥有众多机会和利益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各国的招生程序和优先原则大相径庭。有些招生方式相对比较客观，仅考虑入学考试成绩。而有些招生程序则相当主观，综合考虑报考学生的考试成绩、学术表现、推荐材料和课外活动情况。在同一个国家也可能采用多种招生制度，公立和私立高校的方式有时不一样。

本研究由世界银行赞助，主要审视了高等教育招生难题的一角，即世界各国大学的本科生招生政策与程序。研究范围局限于公立大学的本科生招生、招生过程中开展的具体活动，以及每个国家所采用的主要招生制度。本文主要呈现上述研究中所得到的不同招生模式。希望了解更多信息的读者，比如对每种招生模式的分析及其所面临的挑战，请参阅研究报告的全文。

类型 1、中学毕业考试

第一种类型的招生模式根据考生中学毕业时的考试成绩录取。这些考试通常是由全国或地方政府组织，注重学生的学术成就，可能包括多门学科的内容。此外，学生也可以选择专业考试，测试内容以高中课程或拟

攻读的大学专业为基础。在招生的过程中，考生的成绩可能是被考虑的唯一因素，也可能结合其他因素综合考虑，比如中学时的平均绩点。招生过程可能是国家统一协调的，由政府或其他机构来决定录取最低分；也可能由大学自己控制整个招生过程，决定各校的选拔标准。第一种类型的典型代表国家是爱尔兰和坦桑尼亚。

爱尔兰：爱尔兰的学生在中学结束时参加由国家考试委员会（State Examinations Commission）组织的全国毕业证书考试。每个专业的招生数量由高校自行决定，但整个招生过程由独立机构——中央招生委员会（Central Admissions Office）负责协调。考生向委员会递交自己的志愿，由计算机根据他们的志愿和考试成绩自动进行匹配，决定考生就读的专业和学校。

坦桑尼亚：公立和私立高校的整个招生过程由坦桑尼亚大学委员会（Tanzania Commission on Universities）和每所学校共同控制和协调。考生直接向高校提交自己的志愿，每人最多可向3所学校递交申请。除向高校提交申请表之外，考生还必须向坦桑尼亚大学委员会提交申请，说明其所申请的学校。最后的录取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性别、人口因素（比如残疾情况）、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以及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需求。

类型 2、大学入学考试

与中学毕业考试一样，采取大学入学考试的国家通常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组织考试，并且招生过程经常也由政府统一负责。然而在许多国家，入学考试由每所高校自己进行，并自行决定录取的最低成绩及其他录取标准。与中学毕业考试类似，大学入学考试通常衡量考生在中学所学的知识，在招生中可

能仅仅考虑入学考试成绩,也可能将入学考试成绩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考虑。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和塞尔维亚。

中国:考生参加全国统一的入学考试,考试分为理科和文科两种类型。高校由国家统一管理,国家政府统一进行招生活动,并决定每所高校和每个专业的招生名额。考生就其希望就读的学校和专业进行志愿填报,由政府机构根据考生的考试成绩和志愿决定其就读的学校和专业。

塞尔维亚:每所高校的招生名额由国家决定,包括接受国家资助以及自己支付学费的学生名额。然而,入学考试及招生过程由每所高校自行组织。学校根据每个考生中学4年的平均成绩和大学入学考试的成绩,决定最后的录取结果。

类型 3、标准能力测试 (Standardized Aptitude Tests)

标准能力测试的目的在于测试考生的整体认知能力,而不是他们已取得的成绩。采用标准能力测试进行招生的国家通常将标准能力测试的成绩与考生已经获得的知识和学习成绩等综合起来考虑,但瑞典是个明显的例外。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国家有瑞典和美国。

瑞典:考生参加由政府机构——国家高等教育署(National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组织的学术能力测试(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招生以考生的学术能力测试成绩或者中学考试成绩为基础,每个专业必须有至少1/3的名额分配给参加学术能力测试的考生,至少1/3的名额分配给持中学考试成绩的学生。

美国:每个考生所需准备的材料内容和申请材料的权重分配,由每所高校自行决定。大部分高校都考虑考生在标准能力测试中的表现,比如标准能力测试之推理测试(SAT Reasoning Test)或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merican College Testing Program)。中学的表现是个关键因素,许多高校,尤其是名牌大学,都要求相当多的申请材料,包括论文、推荐信、面谈纪要等。

类型 4、复合型考试

在这种招生制度中,考虑的因素包括全国性中学毕业考试或大学入学考试的成绩,以及在一个或多个由国家、高校或者独立机构组织的其它考试中取得的成绩。代表性国家为以色列和印度。

以色列:在以色列的大学招生中,必须满足由国家制定的全国中学毕业考试(Bagrut)的最低标准。此外,考生还必须参加心理入学测试(Psychometric Entrance Test),这是由非营利性民间组织——全国测试与评估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Testing and Evaluation)组织的标准化能力考试。

印度:印度的考生是根据他们的一次或多次中学毕业考试或大学入学考试成绩被学校录取的。这些考试由许多不同的机构组织,包括国家政府、省政府、每所高校以及高校团体。每所高校自行决定考生必须参加哪些考试,每种考试所占的权重,以及录取成绩。

类型 5、免试入学

如前所述,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在大学招生过程中都会采用某种形式的考试。然而某些国家在招生中不需要考试,在选拔学生的过程中通常非常倚重中学时的学术表现。没有考试的招生程序也开始被不同国家的私立高校采纳,最典型的是美国。这种招生类型的代表是挪威和美国的一些高校。

挪威:挪威的大学招生过程由挪威高校招生办公室(Norwegi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dmission Service)这一政府机构统一负责。每个考生最多填报10个志愿,按照自己的个人喜好程度排序。考生主要根据自己的高中成绩获得分数,其他的分数由特定课程、人口因素和服军役经历等决定。

美国的一些高校: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考虑到公平、平等、有效性以及与标准能力测试有关的其他问题,越来越多的美国高校在招生过程中采用“标准能力测试可选(SAT optional)”政策。

深入地了解目前正在采用的招生模式,进一步探索这些模式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将有助于政府和高校选择招生方法,以

便最大程度地满足学校的需求、确保公平、促进平等，并最终实现高等教育改善全世界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潜能。要理解招生的复杂性，需要更多的研究。本报告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将有利于政府与高校领导者、发展组

织、学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在招生问题上开展坚定而持续的对话。

作者注：如希望了解更多信息，请直接联系作者。

国际质量控制的复杂性

Alan Contreras

俄勒冈学位管理办公室 (Oregon Office of Degree Authorization)

电子邮件: Contreras_a@mercury.osac.state.or.us

2008年3月, 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注册局 (European Quality Assurance Regis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作为博洛尼亚进程的一部分成立。参加博洛尼亚进程的46个国家试图提高整个欧洲高等教育的质量和评估, 以便学生不同高校和国家之间流动, 提高参与国课程和学位的国际价值。新的注册局建立了一个欧洲的高校都可以申请参加的审查程序。

成立注册局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但是其管理者必须设法解决一个实际问题, 这是美国各州目前也同样面临的问题, 即有些政府在高等教育监管方面制定了很好的标准, 而有的则没有。美国一小部分州的标准非常之低, 以至于其高校 (除了最好的私立高校) 的学位受到了了解认证者的怀疑。加州则根本没有标准, 被普遍认为是学位工厂的天堂。

欧洲面临的复杂情况

欧洲目前也面临着同样的根本性问题。然而, 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差别甚至比美国各州高等教育体系之间的差别更大, 而且还涉及到国家的自治问题。

在比利时, 宪法不允许政府干预教育。这对现实的影响相当糟糕: 比利时是不合格学位提供者选择注册的地方, 虽然其中有些高校实际在非洲、甚至美国。一个名为欧几里德大学联合会 (Euclid University Consortium) 的机构宣称一所比利时大学为其成员, 而事实上该机构是中非共和国的一家企业, 它所提供的一些服务来自美国。这个机构颁发的文件上说它是一所“真正的”大学, 然而我们能指望哪个可靠的政府机构对其进行评估呢? 事实上, 我们知道一个也没有。

英国和爱尔兰拥有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

学, 也为众多外国教育机构 (包括医学院) 提供庇护, 这些机构仅仅从位于热带岛屿的小国政府那里获得了最基本的授权书。这两个国家还是自称为温布尔学院 (Warnborough College) 的东道国 (寄生在那里的), 该学院是个学位工厂, 数十年来一直设法在英国和爱尔兰之间来回移动, 但是没有任何政府能够结束它。温布尔学院由一个放弃澳大利亚国籍、名叫布兰登·特姆皮斯特摩哥 (Brenden D. Tempest-Mogg) 的人所拥有。由于该人能够让他的生意逃离教育部门监管, 因此很多人称他为迷雾-特姆皮斯特 (Fog-Tempest)。

由于具有完善的教育制度, 像丹麦和瑞士这样的国家不大可能存在劣质高校。然而, 骑士桥大学 (Knightsbridge University) 在丹麦已经开办了多年。然而, 由于这个学位工厂没有试图在丹麦境内出售学位给需求者, 丹麦教育部门几年前告诉我说他们并不认为值得关闭该校。因此, 远在新西兰都能发现该校出售的毫无意义的学位。

瑞士有获得瑞士人认可的高校名单。虽然瑞士不愿承认其每个州都有权向任何人颁发学位授予权, 但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诸如罗伯特·肯尼迪学院 (Robert Kennedy College) 这样通过州政府认可的机构并不颁发在瑞士境内被认可为瑞士学位的证书。该学院最近与威尔士大学 (University of Wales) 签订的协议, 保证就读于瑞士这所几乎无人知晓学校的留学生获得英国的学位。似乎没有英国的机构知道这项协议是如何签署的。

谁愿意费心地在芬兰国内建立一所提供不合格学位的机构? 拥有普莱斯顿大学 (Preston University) 的那些美国人愿意。这所未经认证的学校被驱除出怀俄明州后, 迁到了阿拉巴马州, 在那里与芬兰的学位提供机构、但根本不在芬兰高校名单中的火湖大

学 (Firelake University) 建立了关系 (“关系”这个词是笔者比较客气的说法)。普莱斯顿大学在它位于阿拉巴马州的根据地经营着世界各地的生意, 这个州曾经是美国学位专业监管最糟糕的州, 但是因为该州清除学位工厂的举动, 因此最近刚刚把这一恶名转给了加州。

新的欧洲监管机构有可能保证笔者前面提到的那些不良机构不出现在欧洲合法学位授予高校的名单上, 即使这些机构看起来是合法运营的, 或者至少都在平平安安运营。这一监管机构的建立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战略。在美国, 认证在各州缺乏完善的法律和执行力力的情况下, 起着适当的替代作用。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情况与美国不同, 比如政府的许可在日本意义重大, 但在塞内加尔却没什么意义。

合作中的问题

当合法高校在没有确认外国高校性质的情况下与其建立合作关系, 就会出现更棘手的问题。比如说得到认证的一所美国大学——奥罗罗伯特大学 (Oral Roberts University) 在瑞典有个名为利维茨沃德大学 (Livets Ord University) 的合作伙伴。在瑞典, 任何机构都可以称为“大学”, 没有法律禁止这种行为, 但瑞典政府认为利维茨沃德是个教会, 而非高校, 没有权力授予高校的学分。因此, 利维茨沃德的学位到底从哪里来? 这些学位是在瑞典的分校中获得的奥罗罗伯特大学的学位吗 (也就是说, 在瑞典学习奥罗罗伯特的课程并获得奥罗罗伯特的成绩报告单)? 抑或这些学位是在瑞典没有法律效力的利维茨沃德大学的学位, 因此在任何地方都无效? 根据瑞典的法律, 奥罗罗伯特大学是否具有合法的权力在瑞典国内或国外颁发学位? 奥

罗罗伯特大学的认证机构——美国中北部高校联合会 (North Centr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Schools) 到底认证什么内容?

另一种相反的情况涉及印第安纳州的三一神学院 (Trinity Theological Seminary)。虽然未获得美国认证, 该学院还是与英国的利物浦大学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建立了合作关系。

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目前计划与沙特阿拉伯一所新的高校开展合作, 开设一个联合教育项目; 亚利桑那大学希望在中国开办一所全新且全面的大学。

学术监管的必要性

这些合作中, 有多少是彻彻底底的“洗学分” (credit-laundering) 操作? 对一所大学来讲, 几乎不可能在那么远的地方维持有效的学术监管, 需要把一些资深教职工永久性派遣到国外的学校。即使最好的高校, 笔者都怀疑它们是否能够始终如一地进行监管。没有认证机构或政府进行的第三方有效监管, 质量控制从何而来?

无论如何, 欧洲应该有一个高校监管机构, 但同时必须建立其他国家都能依赖的真正标准。仅仅因为一个机构没有被某一政府强制关闭, 因此该机构就是真正的大学, 没有人应该有这种想法。政府缺少或者没有实施标准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任何一个新的监管机构都必须超越普遍不作为的做法。有时, 该机构甚至需要与其成员国的意愿背道而驰, 否则将出现名不副实的标准。

作者注: 该文章由 2008 年 5 月 30 日发表在《高等教育纪事报》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上的一篇文章修改而来。

国际化的意外结果?

Jane Knight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兼职教授

电子邮件: janeknight@sympatico.ca

进入 21 世纪,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纬度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和复杂。高等教育类报纸最近的头条新闻描绘出一幅多彩的图案: “中国可能容易受到外国大学 ‘教育倾销’ (education dumping) 的攻击, 这些外国大学正试图利用中国国内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欧洲高等教育博览会 ‘征服’ 越南”。“英国、爱尔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 10 所大学开始在 iTunes U 上共享教育内容”。

排名竞赛

在过去的 5 年中, 国际和地区性的大学排名变得更加流行且问题多多, 对排名有效性、可靠性和价值的激烈争论不断出现。然而与此同时, 大学校长们纷纷宣布, 国际化的结果之一是学校在全球大学排名中获得更好的名次。这种对获得国际形象和声望的关注, 标志着一种令人可悲的转变, 即学校发展的基本原则从能力建设转变为地位建设。对国际排名名次的激烈竞争在 20 年前可能是无法想象的, 大学之间的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项目是那时的普遍现象。

双学位和联合学位

最近出现的一个趋势是不同国家的高校之间建立联合项目, 授予双学位 (甚至多学位) 或联合学位。这些项目旨在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国际学术体验, 从而提高其就业机会。然而, 存在问题的变通方法和意想不到的后果随之而来。在有些项目中, 双学位只不过是一组课程学分的重复计算而已。获得两个或三个文凭 (分别来自每个合作高校) 的学业负担并不比获得单一学位的学业负担大的情况也存在。虽然获得不同国家高校的两个学位对学生可能具有吸引力, 但如果并未完

成两个学位的学业要求或没有达到不同的学习效果, 这种项目既可以说是一种创新, 也可以说已经处于学术欺诈的边缘。

人才列车 (The Brain Train)

许多国家纷纷开展市场营销战, 以吸引最好的学生到本国的高校学习和工作, 从而为创新和科研活动提供人才。大学教师和专业人才流动的复杂性和挑战不可低估, 所带来的收益也不可低估。但是最近为了人才和创收而进行的留学生和教师争夺赛不容忽视。随着各国为了留住人才而进行激烈竞争, 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在其他国家完成学业并归国这一最初的目标正在快速逝去。

研究表明, 留学生和教师对以下模式越来越有兴趣: 在 A 国获得学位, 然后去 B 国获得第二个学位或实习, 再到 C 国、可能还有 D 国工作一段时间, 最终在经过 8-12 年的海外学习和工作之后回到祖国。因此, “人才列车” 这一术语的出现, 描述了一种对输出国和接受国都有利有弊的现象。高等教育的重要作用已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 正在与移民、工业和科技部门密切合作, 建立吸引和留住知识工作者的整体战略。人口老龄化、低出生率、知识经济和专业人才流动等因素给高等教育提出了新问题, 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对教师的国际流动和聘用带来了麻烦。

文凭和认证工厂

20 年前, 谁会想到今天的国际教育要努力解决虚假文凭和认证问题、不被认可的学历问题, 以及毫无监管措施的劣质高校等问题? 新的跨界教育计划意在增加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 满足对外国学历不断增长的需求,

但因为教育机构的质量而产生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外国学位工厂（出售一纸文凭）、认证工厂（出售伪造的专业或高校认证）和劣质营利性机构（未获得国家的认可）的数目在不断增加，学生、家长、雇主和学术界应认识到这一现实。当然，也要承认真正优秀的高校推出了很多具有创新性的做法，通过新的合作形式（特许、双联、网络和分校等形式）提供高质量的课程和合法的学位。但是，成本、质量和入学机会之间的平衡作为永恒的问题，对跨界教育的利益、风险和质量有很大的挑战。

营利性国际化相当于商业化

国际大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2005年有关国际化的调查发现，最大的风险是教育项目的商品化和出售问题。《服务贸易总协定》唤醒了全世界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过去一直被看作是“公共产品”、“社会责任”。许多人认为《服务贸易总协定》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利益，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协议带来了严重的风险，把高等教育定位成私人商品。此外，还有些人质疑，既然教育部门已经在使用自己的国际协议和惯例，为什么贸易部门还要实行监管呢？

增加的入学机会：平等还是精英主义？

虽然国际化，更确切地讲跨界教育被认为有可能增加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但入学机会平等问题得到了高度关注。什么人入学是关键问题：是那些能够负担得起旅费的人，还是那些可以讲英语的人，或者是那些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攻读外国学位都能够负担得起外国学费的人？赢利性国际教育项目

的增长为批评家提供了证据，他们认为是跨界教育而非国内的教育，使人们产生了只有经济独立的学生才有机会国际化的想法。此外，实际参加国外短期学习、实习和科研项目学生，其数量不多，更加证明了国际化的排他性。

文化多元化还是同质化？

国际学术流动的新形式对本土和多元文化的认知与提升所产生的影响，是一个能激起强硬立场和感情的话题。许多观察家认为，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人员、观念和文化的跨界流动，为一种文化的提升提供了新的机会，为文化的杂交融合提供了更多机会。还有些人则认为这种流动以及流动的速度令人担忧。他们声称，这些力量正在腐蚀国家的文化认同，不仅没有形成新的混种文化，反而使本土文化失去特性，通常被认为是西化。因为教育一直被看作是文化渗透的工具，以英语作为主要的授课语言、课程内容与本土文化无关以及教育和认证过程的标准化成为批判的重点。

今后的发展是什么？

这些新的发展和意料之外的后果说明，没有任何事情会完全按照计划发展，必须对国际化道路中意想不到的曲折保持警惕，新的机遇、成功以及危险都会伴随创新而来。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跨文化和全球化纬度必须继续保持前瞻性和创新性，同时也要密切关注预料不到的副产品和影响。在国际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现在以及今后的25年，都需要用批评的眼光和加倍的努力监视国际化所带来的利与弊。

澳大利亚是否过于倚重留学生？

Simon Marginson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电子邮件: s.marginson@unimelb.edu.au

澳大利亚已经成为通过向留学生出售教育而获得出口收入的代名词。2007年,澳大利亚的公立大学共有254,414名留学生,占全部在校生的26%。此外,还有18,685名留学生在私立高校就读。澳大利亚每年从中国大陆和香港接受的留学生总数,与美国接受的人数一样多。

其它把教育作为出口产业运营到如此程度的唯一一个国家是英国,其留学生的规模是澳大利亚的一半。教育是澳大利亚第三大出口产业,仅次于煤炭和钢铁,排在旅游业、牛肉、小麦和制造业前面。2007年,教育出口的收入是120亿美元,基本上都来自在澳大利亚留学的207,800名外国学生。此外,还有65,229名外国学生在澳大利亚之外接受远程教育,或者就读于澳大利亚高校的分校,主要在东亚和东南亚。

教育出口的繁荣

澳大利亚国际教育的增长速度非常惊人。1996-2007年,留学生的数量增长了5倍,从53,188人增加到273,099人。然而,这个趋势并不说明澳大利亚受留学生欢迎的程度比其它国家高。市场调查一直表明,美国是留学首选地,其次是英国。在博士层次,美国一直都吸引着最多的顶尖学生。确切地说,澳大利亚教育出口的繁荣得益于若干有利因素,以及联邦政府制定的国家政治经济政策。

澳大利亚受益于全球对以英语作为授课语言的教育的需求。尽管美元在贬值,但留学澳大利亚的花费还是比英国和美国少。澳大利亚在地理位置上靠近亚洲这一留学生的最大输出地,并且在过去的30年中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就像英国和加拿大一样,移民政策鼓励留学生毕业后留下来工作。澳大利亚已经建立了富有成效的营销战略和学

生服务渠道。

最重要的是,澳大利亚教育出口的繁荣是政府供应经济学政策的结果,这种政策驱使所有的澳大利亚大学,甚至是本土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都要扩大留学生市场,进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家出口。

澳大利亚大学15%的收益来自于国际教育,个别大学甚至高达50%。国际教育的收入不仅为大学的教育设施和服务提供资助,而且还补贴部分核心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这种支持使得澳大利亚政府可以减少高等教育经费。根据经合组织2007年的《各国教育概观》(Education at a Glance),澳大利亚是1995-2005年全世界唯一一个减少对高等教育公共投入的国家,生均公共经费拨款实际降低了28%。

在澳大利亚,对本土学生的学费是有最高限额的,但是留学生的学费没有上限。每个本土学生的所有学费,即学生个人支付的费用和政府的补贴加起来,都低于学校的生均成本支出。大学招收每个本土学生都是亏损的,但招收留学生可以带来盈余。与此同时,科学研究的经费支持也不充裕。政府科研经费只为其资助的科研项目提供了2/3的经费,包括基础设施和教学支出费用。此外,政府科研经费并没有随着成本的上涨而作出彻底调整。公共经费投入与本土学生及科研成本之间的经费差距在逐年增加。

因此,经济因素有力地激励着澳大利亚高校每年都招收更多的留学生。与此同时,完全商业化的英语和商业培训学院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特别是在移民需求的推动下。规模庞大且不断发展的教育出口产业,加强了澳大利亚与亚洲的联系,降低了国家的财政支出。这件对政府来讲双赢的事情,对大学却不太好。

对大学来讲,问题在于它们的状况并没有像出口数据所展现的那么“健康”。教育出口产业不是建立在质量这一坚实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澳大利亚政府刻意减少经费投入的基础上。教育经费不足推动了出口的增长,却也造成质量的丧失。

不断增加的困境

在澳大利亚,对教学和科研长期投入不足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本土学生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变化不大,而留学生的数量则是急剧上涨。此外,大部分经合组织成员国和东亚国家都在提高本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以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6年,澳大利亚的师生比从14:1上升到20:1,严重地损害了教学。

相对于国家的人口数量和富裕度,澳大利亚在科研方面的表现逊色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共有15所澳大利亚大学进入全球前500名,对一个200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表现。但是在前50名的榜单中,没有一所澳大利亚大学入围,而美国有36所、英国有5所、加拿大有2所研究型大学榜上有名。

有人认为,澳大利亚不可能在保持教育出口产业增长的同时,其教学和科研能力不受负面影响。最终,教育质量可能会恶化,导致留学生的数量(当然还有质量)降低,进而资源减少。不过,当留学生数量开始下降时,政府可能会开始再向国内的高等教育投入经费。

《高等教育纪事报》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澳大利亚对教育出口的依赖非常危险。危险不仅仅在于全球市场急剧缩小和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经费不足所带来的风险(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放缓,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更深层次的威胁在于,如果澳大利亚长时间这样发展,商业化就会侵蚀教育的优先地位和跨文化原则。

事实上,澳大利亚并没有像商业化道路批判者所说的那样,放弃大学的教育使命和教学科研职责。在很多方面,澳大利亚大学的文化依旧与北美和欧洲大学类似,学校依然表现优秀。

然而,澳大利亚大学的营销开支依然非常庞大,到处都显示着公共经费投入的不足。澳大利亚吸引到的高质量博士留学生寥寥无几,其目标在于赚钱而不是分配奖学金。由于澳大利亚政策的重点在于从留学生身上赚取最大的利润、最大程度地降低生均教育成本,因此未能抓住机会发展出丰富的跨文化教育理论和课程。此外,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底层还存在文凭工厂和移民骗局。

尽管有这么多不好的征兆,但是除非等到留学生的数量和质量都下降之后,否则澳大利亚的政策不可能改变。到那时就是抉择的关键时刻了:是选择进一步以学生质量、教育质量和澳大利亚的全球声誉为代价来保持出口的利润(比如通过鼓励移民)?还是选择重新进行公共投入,维持质量、增加财政支出、停止出口增长?

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

Daniel C. Levy

美国奥尔巴尼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系统）教授，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主管

电子邮箱：Dlevy@uamail.albany.edu

虽然世界上大部分私立高等教育都是非营利性的，但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正在显著增加。在美国，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中增长迅速的部分，其在校生规模可能将很快达到全国在校生规模的 1/10，大约占全国私立高校在校生规模的 1/3。虽然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在美国所占的份额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高，但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在许多国家也都在增长。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的增长潜力在成人教育、远程教育、职业教育和国际合作中非常强劲。几十年前，即使是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在很多国家与地区都是被禁止的，而如今还坚持这种禁令的国家与地区已经寥寥无几。虽然至今还不清楚营利性高等教育合法化的范围所在，但其增长是毋庸置疑的。

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惹人注目的原因不仅在于其扩张，还在于其相对的独特性。不可否认，高等教育的三个组成部分——营利性私立、非营利性私立和公立高等教育之间的主要界限模糊。但就像学者们已经找出私立（非营利性）与公立高等教育之间的主要区别一样，对于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之间的区别现在也能够越来越清楚了。此外，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的大部分差异同样也反映出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与公立高等教育特别不同。

营利性高等教育的界定模糊

鉴别营利性私立高校并非易事。最大的问题是很多高校从法律上讲是非营利性的，但其实际的操作却是营利性的。此外，一些国家既不禁止也不明确许可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只是在教育中不提营利性高等教育这个问题而已。然而，更含混之处在于对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本质的普遍误解：在美国

之外的国家与地区，“私立”通常等同于做买卖或者追逐经济收益。然而，非营利性私立高校纯粹追求收益并不违反任何规定，只要这些收益不作为盈利分配给所有者。把这些经济收益再投入到学校，或者补贴给其他领域、建立新的学校，对非营利性私立高校都是合法的。不合法但很常见的是其他一些收益分配形式，比如把自己的家人列入教职工名单中发放高额的奖金。这种做法在巴西非常普遍，导致巴西政府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同意建立合法的营利性高校：纳税的营利性高校胜过假冒的非营利性高校。

边界模糊不清、现实交迭重合，并不是高等教育所特有的问题。在有关非营利性组织和各类高等教育差异的文献中，上述问题都是长期以来关注的重点。由于非营利性高等教育比以前更加商业化，当前的情况更加混乱。事实上，正如高等教育现实所反映的，甚至一些公立高等教育也日益采取商业化的做法。此外，即使明确被确定为营利性高等教育，这些机构常常只是模糊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对于那些培训机构（与“教育”的本性相悖），这一问题尤为突出。营利性培训机构受商业法约束，而教育机构受教育法约束，只有营利性培训机构在法律上允许营利，但这两种机构的界限实际上很不稳定。最后一点，公立大学和营利性学院在国内的合作正不断增加，有时会引起两种机构性质上的模糊。在跨界教育中，在本国被清晰地界定为公立或非营利性私立高校，与其他国家的营利性机构合作时，其表现就像是营利性高校。

不同类型高等教育之间的界限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模糊。从强制的（coercive）角度讲，国家的法律法规可以宣布某种行为，比如在印度收取“过高”学费，是不合法的。

从非强制的角度看,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可能会选择在某些方面互相模仿,比如为劳动力市场提供培训;也可能会受到类似的市场或社会现实(比如宗教信仰的改变)的深刻影响。

即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界定了什么是营利性高等教育,我们必须意识到营利性高等教育并非只有一种形式。有一小部分营利性高校的规模非常庞大,首屈一指的就是凤凰城大学(University of Phoenix),大约有400,000在校生。像凤凰城大学一样,有些营利性高校拥有多个校区,有些从事远程教育。凤凰城大学隶属于阿波罗教育集团(Apollo group),该集团在全世界运营。然而最大的国际营利连锁机构是罗瑞特教育集团(Laureate),主要在拉丁美洲运营,现在也打入了欧洲市场。惠特尼国际教育集团(Whitney International)是一个更加合适的例子。然而,美国绝大部分的营利性高校都只是国内高校,大部分国家的营利性高校主要也都是国内机构,通常是小型的私人机构或为家族所有。许多非营利性私立高校也是家族所有的小型机构,在这些方面还没有可靠的数据来对营利性和非营利性高校进行对比。众所周知,公立高校一般规模较大,而且从定义上讲不属于某个家族。然而,营利性高校之间绝对关键的一个差异在于有的高校质量糟糕、意图可疑,而有的高校则在尽量满足学生面向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学习兴趣。外来的营利性高校努力将自己与东道国众多不可靠的营利性(或非营利性)高校区别开来,当然,这些外国高校可能要面对某些国家和地区制定的有关外国教育机构的特殊规则,比如以英语为母语的加勒比海地区。

营利性与非营利性高等教育的主要区别

当私立高等教育的性质是营利性时,私立与公立高等教育之间的既定差别非常清

晰。因此,往往是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与公立高等教育的对比最鲜明。

学校的财政情况可以证明上述论断。公立高校(虽然在竭力吸引私人基金)仍然极度依赖政府的经费,而典型的私立高校普遍依赖学杂费。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是个例外,它们通常都是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就像教会大学那样。美国可能是唯一一个允许为(得到认证的)私立营利性高校的学生提供政府助学金和贷款的国家。

从学校的治理方面看,私立高校通常比公立高校更有等级、更集权,尤其是营利性高校。比如,私立高校教授拥有的权力往往比公立高校的教授小,营利性高校教师的权力更是出了名的微弱,但营利性高校有时会吹嘘这种权力的微弱,它们认为这可以使学校更加聚焦于学生的需求。大体上讲,私立高校更多地是对一小部分直接利益相关者负责,而公立高校则主张对社会大众负责。那些公开挑战这些规律的私立高校,通常都是非营利性的。此外,公私立高等教育的一个普遍差异是:在公立高等教育中,政府更多地是政策制定者;而在私立高等教育中,政府通过提供公共经费和制定免税政策施加影响。尽管营利性高校有时被当作商业机构对待,不受高等教育法规的规范,然而当人们怀疑营利性高校的质量或动机时,可能会激起更多对营利性高校的警惕(多于非营利性高校),因此会增加对它们的认证。

因此,公立高校常常指责营利性私立高校质量低下、欺骗欺诈以及其活动不是真正的教育等,也就不足为奇了。营利性私立高校往往也对公立高校进行最无情的批判,批评它们变化缓慢、与学生和教职工的需求脱节、过于昂贵、入学太难、目标不清以及对投资方不太负责。营利性私立高校在进行上述批判时,通常未对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和公立高校进行区分,同时向两者发难。

世界银行的报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高等教育和经济增长》

William Saint

独立顾问，主要为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提供咨询

电子邮件：wsaint@cox.net

竞争激烈、全球一体化以及知识驱动的世界经济，正在改变人们对高等教育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所起作用的传统认识。亚洲的经济发展证明：如果政府有意识地努力发展从事高技术开发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科研能力，并把这种能力与国家的经济战略目标统一起来，就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ub-Saharan Africa）能够从这些相似的经验中学到什么，以保持并提高大部分地区自2000年以来近6%的经济增速呢？围绕着这个问题，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名为《加速追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高等教育和经济增长》（Accelerating Catch-up: Tertiary Education and Growth in Sub-Saharan Africa）的新报告。根据7个非洲国家的个案研究和9份受委托的研究论文，并结合国际经验，尤其是亚洲的经验，该报告认为非洲的稳定发展需要公共部门、金融业与企业内部分配效率的明显提升、资本资产利用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当地从事科研与吸收消化相关技术能力的稳步提高。所有这些都需管理与组织技能的积累，而这些技能主要通过高等教育学习获得。这反过来又会增加创新与“发现”新的出口产品的能力。简而言之，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竞争力与通过中高等教育习得的技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

投资人力资本

上述论断得到了全世界大量相关研究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许多国家对技术工人需求的增加，突显了当前高等教育回报率上升的趋势。这些趋势使人们对以往研究中所发现的高等教育社会回报率低于初等与中等教育回报率结论提出了质疑，并导致本报告做出如下结论：“现在，几乎每个人都

认为世界各地现代经济的增长正更多而不是更少地趋向于技术密集型，越来越要求人们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掌握更多的技能与计算机知识”（报告原文第6页）。

该报告通过分析，缓和了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一直以来存在的冲突与矛盾。报告肯定两者对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必不可少，到底哪一个优先取决于特定的国情。此外，报告通过展现高等教育现在如何超越其社会服务的传统功能、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事实，把高等教育从各级教育为了自身的合理性（以及在国家教育预算中所占的份额）而进行的相互竞争中脱离了出来。按照这种观点，现在可以讲高等教育投入的合理性在于它是为提高生产力和国家经济竞争力而在人力资本方面进行的战略投资。

尽管最近一些高校进行了改革并取得了成效，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高等教育系统还不能适应全球知识经济的新规则。报告从决定高等教育系统表现的8个方面出发，对非洲高等教育取得的进展及存在的缺点进行了评估，提出了以上结论。这8个方面包括：战略导向、自治与问责、治理、管理、筹资、实用性、研发活动和地区合作。

以筹资为例，报告预计要筹集今后招生规模增长所需要的资金，将变得日益困难。在国家层面，非洲各国将4.5%的GDP投入了教育领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20%用于高等教育领域，这一份额接近适宜低收入国家投入水平的极限了。在高校层面，各种创收途径已被广泛利用。虽然许多非洲国家也通过增加教育成本分担份额使用于高等教育的收入有了大幅提高，但目前大多数家庭的经济状况十分紧张。因此，用于高等教育的新资源，很有可能来自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效率的提升、与非教育机构的创造性合

作以及采用新的方法增加教育经费。

实用性是关键

报告反复强调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实用性，指出教育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现在更加密切。在过去的十年里，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增加导致生均经费的下降，使教育质量岌岌可危。劳动力市场的调查表明，雇主对毕业生的能力不满意，一些国家出现了毕业生大量失业的现象。因此，世界银行提醒说，“虽然社会与政治需求都迫使公立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规模，但还必须权衡考虑提高教育与科研的实用性、鼓励高校培养出更多能够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技术型和应用科研型人才等因素”（报告原文第22页）。

总之，报告建议非洲的高等教育机构转变成与以往不同的教育机构，变成互相合作、具有差异性、反应迅速的高校，关注具有战略需求的人力资源培养及应用型的科研活动。为此，政府要改变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选出若干个能直接支撑国家经济目标的学科和科研领域进行战略投资。退休、人才外流、重大疾病和薄弱的招聘激励手段等问题，导致非洲在高校教师方面的危机不断加剧，必须通过积极地扩大国家和地区性的研究生教育来解决。科研必须通过拨款激励

机制以及与生产部门的合作得到恢复，这将为最终创建国家创新体系打下基础。为使高校有所创新、实现差异化，必须扩大高校的自治权，同时监督机构通过质量保证机制和其他方法确保高校使用公共资金的绩效。在所有被认为有必要进行改革的活动中，教学改革可能最难，但却最重要：用跨学科的视角代替从单一学科看问题；注意学习的灵活性；用分组练习代替填鸭式讲授；用解决问题代替死记硬背；理论与实践学习相结合；不采用多选题测试，而是通过能够证明学生能力的项目任务来评价学习效果；培养沟通技能；提高计算机能力。从中期目标来讲，在入学率提高的情况下，必须设计出成本较低的其他教育形式：终生学习、在教育中运用信息与通讯技术、远程网络教育、开放式课程、自主学习以及具有教育意义的游戏（educational gameware）。成功地完成上述这些任务，将使非洲在21世纪实现“发展型大学”（development university）这一愿景。

注：本文作者是世界银行报告《加速追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高等教育和经济增长》的作者之一，本文是在该报告的基础上著述而成。

非洲的高等教育：世界银行的视角

Damtew Teferra

美国福特基金会国际奖学金项目非洲和中东地区主管；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非洲高等教育国际联络网（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主管

电子邮箱：teferra@bc.edu

《加速追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高等教育和经济增长》是世界银行2008年发表的有关非洲高等教育的第3份重要报告。该报告不但进一步使非洲大陆从过去被强加的桎梏与束缚中摆脱出来，而且最重要的是把非洲从自己那些长期控制高等教育系统的错误论述中解放出来。

这份报告明确支持那些一直认为高等教育对非洲的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的观点，这与世界银行以前的态度完全不同。世界银行宣称：“忽视高等教育可能会严重损害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长远发展，延缓‘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的推进，这个目标在很多方面都需要高等教育的鼎力相助”。这与过去把高等教育看作是非洲人民所不能负担的奢侈品相比，世界银行的态度确实发生了重大转变。

这份报告强调每个国家都应当采用自己的国家发展战略，并从他国的实践中汲取经验与教训，规划好本国的发展道路。报告意识到，非洲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已实现多样化，建议世界银行的分析与建议应该结合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

遏制同质化、限制平均主义

在最近的15年里，私立高校、新建的和升格的公立高校以及其他非传统的高等教育提供方式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大拓展了非洲的高等教育体系。然而，从约5%的入学率来看，非洲的高等教育仍然处于精英教育阶段。

非洲高等教育分化和多样化的进程并未跟上该体系扩张的步伐。大部分营利性私立高校都只开设有限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专业，造成了同质化现象。同时，由于平均主义成

了分配资源的一项准则，于是一些老牌“旗舰”大学与新建和升格的公立大学展开了资源竞争。

随着入学率的不断提高和新高校的纷纷建立，建立一个有层次的高等教育体系就变得更加必要——允许建设一批有实力的研究型高校以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科学研究是一项非常昂贵的事业；因此，非洲国家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其高校不能也不应该得到同等的对待与扶持。国家知识体系和科研实力的建立现在已经不适合采用平均主义思想了。一个国家必须确定一些能有效地平衡其他全国性学术、经济与社会机构的高校。该报告特别指出，高等教育的公共经费已经到了需要用多样化和“偏袒主义（favoritism）”代替过去的同质化和平均主义的时刻。

私立高校

不论是营利性的还是非营利性的，私立高校都提高了非洲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在许多国家，私立高校减轻了公立高校和政府的压力，为学术界提供了经费收入，并发展出多种充满活力的专业。因此，报告里提出的这些私立高校应该获得贷款与经费资助的建议是一项重要的干预措施。

然而，高等教育的扩张并不是没有代价的。私立高校的大部分教师都是兼职教师，他们同时还保留着公立大学里的全职职位。这造成了教师对学校忠诚度、专注度和奉献度的分散，使得他们几乎没有可能从事科研。在经济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研究兴趣，最后都会被从外部获得更多的收入这一动力所取代。虽然私立高校的增加受到欢迎，但它对国家的知识生产能力造成了事与愿违的结果，这一点报告中几乎没

有提及。

拓展资源

在过去的几年中，许多高校加大了资源拓展的力度，将其作为许多战略规划措施的一部分。世界银行的报告分析梳理了这些活动对增加高校的收入、改善大学尤其是教师的生活与工作条件方面的影响。

在高校采取的众多方式中，最常见的是在公立高校中同时招收付费和免费学生。在某些学校，付费学生的数量甚至已经大大超过了免费学生的数量。

在少数国家，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付费学生身上，因为教师的薪酬取决于这些学生的数量。虽然这些资源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变化，但也使教师们逐渐远离了科研工作，因为密集的教学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

保证质量

在调动民间资源、向国内外私立高等教育提供者开放市场的同时，有问题的高校与欺诈活动也越来越多。这些现象对保证高等教育质量、形成强有力的知识创新体系产生了严重威胁。世界银行为加强监管机制而采取的行动以及提出的建议，值得称赞。然而，报告未对世界贸易组织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进行分析，是一个明显的不足。

被忽略的历史

报告指出，“高等教育一直是它（世界银行）关注的一部分”。但是，这一说法明显与世界银行过去长期持有的限制非洲高等教育发展的立场相矛盾，尽管这一立场近期发生了转变。事实上，世界银行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过错。许多高校与个人在错误政策实施

伊始就站在了与之对抗的最前沿。报告中称，“由于非洲高等教育取得的成绩以及发生的变化，早期对世界银行参与非洲高等教育发展的保留意见逐渐消失了”，这些说法实际上完全自相矛盾。其他的发展伙伴因为追随世界银行而受到了指责，这种转移过错责任的行为实在不公平。

英国 BBC Hardtalk 节目主持人赛克（Steven Sakar）在 2008 年 10 月 22 日的节目中邀请到了美国最主要的经济学家之一——杰特勒（Mark Gertler）教授讨论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主持人在开场白中问，“重振经济时，我们是否能够信任那些把我们带到当前这场经济危机之中的经济学家们？”把同样的问题抛向有着相似做法的世界银行是否不太公平或不大相关呢？

结束语

世界银行这份报告中所罗列的资料十分详尽，外部顾问专家组的构成也十分多样化。然而，报告中所引用的一些数据已经过时。例如，报告中说埃塞俄比亚有 12 所私立学院，然而最近几年这一数字已经翻了 5 倍多，达到了 60 多所。如果说存在什么问题的话，这种情况反映出对非洲的高等教育缺乏长期系统且易于查找的信息来源与研究。

这种重要的报告由世界银行这样的外部机构来完成，进一步表明非洲缺少有分量的研究型高校。随着非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分化和复杂，加强对高等教育进行研究的能力至关重要。因此，非常迫切地需要大力培育研究型大学，以替代目前世界银行在非洲高等教育中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

印度加入 21 世纪高等教育的努力

Philip G. Altbach, N. Jayaram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N. Jayaram: 印度孟买塔塔社会科学研究院 (Tata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学院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院长、教授

印度中央政府将在现有的 18 所中央大学之外再新建 12 所中央大学。这是一项庞大的任务, 中央政府已经拨款 32.8 亿印度卢比 (约合 7,300 万美元) 给该项目。今年年初, 印度宣布它要在未来 5 年中创建 30 所世界一流大学, 新建 8 所印度理工学院和 7 所印度管理学院。根据国家知识委员会 (National Knowledge Commission) 的建议, 中央政府正计划投入大笔经费用于提升和扩大印度的高等教育。其他的计划还包括提高高校教师的薪水, 计划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 70%。

按照国际排名, 印度当前还没有世界一流大学; 同时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 印度高校教师的薪酬很低, 因此计划实行后的前景令人倍受鼓舞。在印度顶尖的学术机构和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 学生深受极度缺乏学习场所之苦。在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方面, 印度目前仅为中国的一半, 并且排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之后。

印度高等教育体系的顶层存在一个特殊的问题。除了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 以及全印度医学研究院 (All India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 等其他少数知名的非大学科研与培训机构外, 印度顶尖的高校非常之少。在印度的 348 所大学中, 没有一所排在世界前 100 名之内。总体来讲, 每当印度想要对其高等教育系统有所创新时, 它总是避开原有的大学, 而去建立全新的大学, 比如印度理工学院。

然而, 如果印度将大笔的资金和人力资本投资于高等教育发展和扩张而不采取措施确保投资效果时, 资源将会被浪费, 计划也肯定不会成功。虽然已经讨论过根据美国大学的模式建立几所新的大学, 但至今为止, 印度在思想观念和实际经费方面都没有做好

充分的准备。一份报纸援引了某位官员的话, “大学之间在标准上应当没有等级和差距之分, 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进行的改革应该在所有大学推行。”这一态度表明印度对美国高等教育完全理解错误, 实际上美国在公立高校中建立了明显的等级。

向一个已基本支离破碎的大学体系仅仅投入资金与资源是不对的。建立新大学, 尤其是对那些试图有所创新的大学, 需要认真规划, 并找出当前体系的劣势所在。以下是我们提出的需要在投入资源前思考的问题。

没有问责制的官僚主义作风

印度官僚体制的僵化世界闻名, 高等教育系统也深受影响。不经过上级领导同意而做出的决策寥寥无几, 而且决策的过程非常缓慢。对腐败的担心以及对失去控制的害怕, 更加牢固了官僚主义作风。高校里的教师与学术领导人不仅很少得到激励来对高等教育进行创新, 事实上他们的创新思想常常被压制。在这种官僚主义的环境里,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新的高校必须忍受中央政府和所在邦政府加诸的责任, 那些官僚主义的负担将完全压倒一切。

地理位置

优秀的大学需要有利的周边环境。一般来说, 世界上最好的大学都在主要城市的中心或附近, 或者是在有学术传统和优势的地方。虽然印度的每个邦都建立一所优秀的大学是完全适宜的, 但是要在像古哈瓦蒂 (Guwahati) 或者布巴内斯瓦尔 (Bhubaneswar) 这样的城市建立一所世界一流大学 (能和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竞争的高校) 的想法实在不现实。那些地方吸引顶尖

的教授，甚至是最好的学生都极度困难，而且那里还没有“软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非常有文化氛围的环境。那些地方也没有高科技产业，要把这些产业吸引去也十分困难。再多的钱都不能确保在这样的地方建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

学术职业

印度的高校教师应该得到更高的薪水，当前大幅提高薪酬的做法是积极的一步。如果仅仅是给教授们更多的钱，而不同时对学术职业的体制结构与惯常做法进行重大改革，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印度的高校教师是根据工作年限而非业绩、根据顺从程度而非创新来获得薪酬的。最多产的教师不能因为他们的工作业绩而得到更多的薪酬，学校也几乎不可能为了把那些最聪明能干的人留在大学里工作而根据“市场价”来支付其薪酬。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一个根据生产力来给付薪酬的工资体系。

学术文化与学校治理

印度的大学陷入了一种平庸文化之中，高校抑或是高校教师之间都鲜有竞争。大学受制于政客们的突发奇想，无法为自己的未来进行规划。教师很少参与到大学的领导和管理事务。官僚机构管理着一切，压制了创新。不对大学治理方式和组织文化进行根本而深入的变革，就没有机会进步。另外一项挑战是通过改进现存的邦立大学来建设若干世界一流大学。这项任务将极其困难，因为这些高校几乎毫无例外地深陷平庸与官僚主义的泥潭，它们几乎不接受变革与改进，即使给予额外的资源。

高等教育体系的各个层面都存在腐败，比如招生和教师聘用中的偏袒、考试作弊等。腐败在各个层面都具有破坏性，摧毁了科研文化，使得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难以企及。

全面的能力至上

世界一流大学本质上是一个精英教育机构。它们雇佣最好的教授，招收最聪明的学生，奖励最出色的教师，做出的所有决定都

以质量为基础。它们杜绝并惩处剽窃、招聘过程中任人唯亲等所有形式的腐败。遗憾的是，印度大多数的研究机构都没有这些价值观。有些问题是体制性的。根据分配给特定人群的严格配额（高达49%）进行招生与教师聘用，无论这么做的本意有多好或多正当，实际上都排斥了能力至上的原则。深深根植于印度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预留制度，可能有很好的实施理由，但是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能力至上必须成为最主要的激励原则。

科研的作用

世界一流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世界上所有排名靠前的大学都展现出了这一特征。印度在形成科研文化方面面临诸多问题。可以说印度现今没有一所大学是研究型大学。印度的大学可以说自己有一小部分系科拥有高水平的科研，有许多非常优秀的教授；而且诸如印度理工学院等若干高校，以及诸如塔塔基础研究所（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全印度医学研究院等若干非大学的科研机构，都有非常出色的科研成果，受到全世界的尊重。创建研究型大学是获得世界一流地位的必要条件。

资源

新建12所中央大学的32.8亿卢布，以及投入到相关项目上的其他巨额资金，听起来是很大一笔经费。但事实上，这些投入远远不够。创建一所能进入世界前列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一项十分昂贵的任务，包括创建以及随后的维持。举个例子，中国新建立的一所大型研究型大学花费了大约7亿美元，每年的总预算接近4亿美元。

结束语

世界一流大学创建所面临的挑战十分巨大。诚然，如果印度想成为一个基于知识经济的技术强国，必须具有世界一流大学。然而，第一步应该是审查现存的问题并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漫无目的地投入一大笔资金是不会奏效的。模仿美国的高等教育模式也是不会成功的。

在不稳定政治和经济环境中的巴基斯坦高等教育转型

Fred M. Hayward

高等教育独立顾问，主要从事亚洲、非洲和美国的高等教育战略规划和质量保证方面的研究

电子邮箱: hayward.fred@att.net

过去几年有关巴基斯坦的新闻，基本上都是有关政治动荡、恐怖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经济衰退以及阿富汗战争等方面的报道。而过去6年巴基斯坦高等教育的惊人转型则被忽视了，这一转型对巴基斯坦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是国家发展与复兴的潜在引擎。

在巴基斯坦，高等教育被忽视了几十年，是全世界最落后的地方之一，2001年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只有2.6%。在高校里，只有23%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科研活动几乎没有，教学不受重视，基础设施恶化，没有一所高校进入全球500强。

巴基斯坦很早就已意识到高等教育存在的危机，并建立了十几个委员会，出台了十几项政策。到1998年，国家终于实施了一些很小的措施来提高入学率，即把高校的数量从18所增加到78所、鼓励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尽管已经对问题的程度和严重性有了共识，但是对于应该采取的措施以及是政府还是大学应该成为变革的推动者，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高等教育委员会 (Higher Education Commission)

2000年，总统穆沙拉夫 (Pervez Musharraf) 要求教育部制定一个有关高等教育的规划。教育部随后组建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一个指导委员会，并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工作组和指导委员会认为高等教育系统正处于崩溃的边缘，缺乏变革的能力，建议建立一个高等教育委员会。2002年9月，高等教育委员会成立，是一个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自主的独立机构。建立伊始，该委员会就开始了一项重大的改革——制定2005-2010年的《中期发展纲要》，重点建设师资队伍、提

高入学率、改善教育质量以及实用性。

自2002年以来，高等教育发生了许多惊人的变化。在过去6年里，约4,000名学者加盟巴基斯坦的博士生教育。600多名学生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高等教育委员会大幅度地改善了实验室和信息沟通条件，修缮了基础设施，扩大了对科研的支持力度，并建立了本地区最好的数字图书馆。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和认证也开始实施。

高等教育委员会确定的入学率目标是每年增加10%。事实上，高等教育的规模自2001年以来已增长了89%。为了确保教师认真负责、奖励那些在教学和科研中表现出色的教师，高校引入了终身教职制度，对那些符合条件的教师给付比公务员高出2-3倍的工资。

高等教育委员会控制着政府投入到公立高等教育和一些私立教育项目中的经费。该委员会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从2001到2005/06年，常规和发展性预算实际增加了340%。虽然如此，这些增加的经费只不过是基本恢复了大学丧失多年的能力。为了支付学生人数增加的成本支出，需要增加大量的经费，那一时期的生均花费仅仅增加了41%。2005/06年之后，预算仍将每年增加30%多一点，但还是低于国际标准。目前，巴基斯坦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依然远远低于国际标准，只有3.9%。

改革进程并非没有批评。事实上，许多重要的高校在改革伊始就拒绝合作。对高等教育委员会的批评包括：践踏学校的自治权、侵犯教师的权威、侵占下放给地方的权力、没有征求意见就进行改革等等。事实上，委员会认为改革进程必须是自上而下的，在高校几十年的失败之后，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除了来自学者的批评之外，委员会在获得资金方面的成功也引起了国家若干其他部门的

批评, 这些部门的境遇不佳, 嫉妒委员会的成就和自主权。

截至2008年, 由于高等教育委员会在政策和财政方面的成功, 绝大多数大学都成为委员会强有力的支持者。大学的预算几十年来首次达到了合理的水平。教育质量大幅度提高, 有几所高校正在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多数大学都已经签署实施终身教职制度。第一批硕士和博士学生正学成归国, 并拥有良好的设施和大量的科研支持。由于工资报酬很有竞争力, 许多巴基斯坦侨胞纷纷回国。因为大学工资的提高和工作条件的改善, 以及高等教育委员会、富布赖特项目等的支撑与严格监管, 约有95%的出国培训人员回国, 这一比例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相对之高。学生规模的扩大使得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提高到3.9%, 正在向2010年5%的目标顺利迈进。

2004-2006年间, 巴基斯坦科研论文的发表数量翻了一番以上。尤其重要的是在招生、招聘、博士生培养、终身教职聘任以及论文发表等各方面都非常强调质量, 要求有外部评审者。由于学生人数的增长快于高质量博士生人数的增长, 高校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略有下降, 从29%降到了22%。高等教育委员大范围的教师发展项目将很快培养足够多的博士, 扭转比例下降的局面。在改革的这段时期, 师生比也从1:21上升到了1:19, 许多大学已经把重心放在提高教学质量上。到2008年, 巴基斯坦的高等教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政治与经济危机

2008年初, 巴基斯坦的政治和经济局势进一步恶化。由于在恢复被免职的最高法院法官的职务和如何处置穆沙拉夫总统方面存在分歧, 巴基斯坦人民党(Pakistan People's Party)和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之间的结盟出现动摇, 政府无法实施有效的领

导。这导致包括教育部长在内的数名部长被撤职, 这些部长最终退出了联盟。在此期间, 危机进一步加剧, 而不断恶化的安全问题导致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巴基斯坦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到21.6%, 燃料进口额增长了66%, 进口粮食的费用增加了一倍, 贸易赤字增长了50%以上。总统扎尔达里(Asif Ali Zardari)的当选并没有扭转民众不安、沮丧和愤怒情绪不断增长的局面。

2008年7月, 政府把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季度拨款削减了1/3, 并宣布常规预算降低20%(比前一年减少了13%)、发展性预算降低14%。在正常情况下, 这样削减预算都是有问题的。在发展的时期, 当高等教育委员会已经做出增加新教师、为2,000多名在国外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提供奖学金以及增加高等教育入学率等承诺时, 经济危机有可能导致高等教育转型过程的瘫痪。

结束语

预算的不确定、政局的不稳定以及安全局势的不断恶化, 导致人民对政府丧失信心, 并为高等教育的未来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些因素有可能颠覆高等教育已取得的巨大发展、阻碍教育质量的提高、削弱大学教师职位的吸引力、降低高校学生规模的增长速度、损害国家的发展前景。此外, 高等教育委员会的未来也越来越不确定, 包括其行政和财政自主权。因此, 高等教育作为巴基斯坦少数几个有望取得进步的领域之一, 似乎正陷入危险境地。虽然在这个经济困难时期, 许多部门都需要国家的经费预算, 但高等教育转型的失败对巴基斯坦来说可能是一个具有毁灭性的倒退, 使经济增长、社会复苏和政治稳定比当前更加困难。

墨西哥的高等教育与变幻莫测的劳动力市场

Wietse de Vries, Alberto Cabrera 和 Shaquana Anderson

Wietse de Vries: 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 (Benemérita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Puebla) 教育管理学教授, 电子邮箱: cs000803@siu.buap.mx

Alberto F. Cabrera: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育管理、高等教育与国际教育系教授, 电子邮箱: cabrera@umd.edu

Shaquana Anderson: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育管理、高等教育与国际教育系研究生, 电子邮箱: sanders7@umd.edu

大学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有时似乎不愿意屈从于往往由政策制定者发布的预测。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近期进行的一项校友调查发现, 传统专业比新兴专业更适合当地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传统专业具有较高的就业率和工作满意度。传统专业毕业的校友也指出, 其所从事的工作与所接受的教育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这些发现至少与最近 20 年的公共政策背道而驰, 不仅墨西哥, 整个拉丁美洲都是如此。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政策制定者和高校管理者受到包括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所发表报告的启发, 根据传统专业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的知识社会需求的理念, 着手进行了专业多样化的改革。这些政策主要基于对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预测。学生们被建议、鼓励、有时甚至是被迫避免选择像法律、会计、管理、医学、土木工程等传统专业, 而是选择如纳米技术、旅游、环境工程或设计等有前景的新兴专业。

但是, 这些政策大部分都是基于对区域经济未来会怎样或应该怎样发展的预设, 没有进行过校友调研, 也缺乏劳动力市场的信息。现在, 来自校友和劳动力市场的数据已经具备, 有关饱和和专业的预设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改革高等教育系统

根据新的数据所推断出的结论, 课程设置应该调整。但是, 课程调整的实施并不容易。根据饱和和专业预设制定的政策实行了 20 年后, 已经改变了整个拉丁美洲的高等教育

体系, 所有的国家都设立了新的专业或新的高校。在有的国家, 所出台的拨款政策鼓励发展新兴专业, 或者惩罚那些开设传统专业的高校。

此外, 新兴专业得到了经费支持, 可用于聘请合格教师、购置设备, 以增强其吸引力。以墨西哥为例, 联邦政府甚至选择建立全新的公立大学, 如 80 多所技术大学以及近期建立的 10 所跨文化大学。所有这些新建立的高校都有一个公开的使命, 那就是开设传统饱和专业之外的专业。

公立与私立高校

在改革高等教育系统的同时, 在公立高校设置传统专业学生招收限额的做法, 导致不时出现大量学生转投私立高校的情况。这些私立高校已经做好准备, 为那些被公立高校拒绝的申请者提供传统专业的教育。几所私立高校向传统专业的学生收取高额的学费但依然有人就读, 因为尽管政府一再警告传统专业会严重损害个人前程, 但学生还是用行动做出了选择。结果, 法律、会计和管理专业的本科生依然占墨西哥全部本科生的 30%, 与 10 年前的情况一样, 但选择传统专业的学生有 50% 以上都在私立高校就读。

传统专业获得成功的原因

墨西哥劳动力市场对传统专业毕业生的需求可持续的原因有若干个: 第一, 劳动力市场对传统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有着稳定的需求。这可能是由于预计对未来知识社会具有重要作用的若干新领域从未出现。第二, 自

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专业是为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做准备的，但科研仍主要集中在少数几所公立高校，很少有新的工作职位。第三，新开设的几个专业似乎太过专业化，其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适合非常具体工作的人才，比如生态旅游专业。在谋求工作的过程中，新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很大程度上要与传统专业的毕业生展开竞争，而后者的资质和技能基础可能更容易得到雇主的认可。总体来看，拉丁美洲的传统专业能为学生提供更宽广、更灵活的基础，就像美国的通识教育。

根据我们调研的结果，近20年来，高等教育相关政策和改革似乎未考虑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公立高校似乎不太可能为其毕业生做好准备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真实需求，甚至可能比10年前做的准备更少。如前所述，政府的政策在促使高等教育专业供给多样化方面做得十分成

功，但在改变学生的偏好或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方面非常失败。我们的调研结果表明，学生对市场需求的判断可能比政策制定者要好，仅仅引进新专业是不可能改变经济状况的。

作者注：更多的分析请参见 Cabrera, A., W. de Vries 和 S. Anderson (2008), “墨西哥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基于直觉所定政策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矛盾的个案分析” (Job Satisfaction Among Mexican Alumni: A Case of Incongruence Between Hunch-Based Policies and Labor Market Demands), 《高等教育》 (Higher Education)。
(<https://commerce.metapress.com/content/0u181ux724u715rl/resource-secured/?target=fulltext.pdf&sid=eeduhi45lc1htemtl0nkez45&sh=www.springerlink.com>)

美国金融危机对大学生支付学费的影响

Arthur M. Hauptman

公共政策领域的独立顾问，主要从事高等教育财政问题研究

电子邮件: art.hauptman@yahoo.com

近来，几个重要金融机构的相继倒闭、普遍的信贷紧缩以及股票价格的大幅跳水，已导致美国面临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差的金融状况。这场危机已经或即将对美国的大多数行业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就包括占美国GDP约3%的高等教育。虽然本文讨论的是美国的问题，但美国金融动荡所造成的全球影响将导致世界许多国家在制定本国的经济发展路线以及高等教育经费预算时，面临类似的挑战。

有关这场金融危机对高等教育影响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学生贷款可能枯竭的问题上。然而，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及其家庭支付学费能力的影响可能远远不止这些，还涉及到许多家庭是否仍就能够用房屋净值贷款支付大学学费，以及股票市场的低迷如何影响家庭越来越依赖自身的储蓄来支付学费和其他事项。金融危机还将对高校财政的其它许多方面产生影响，例如捐赠是否能像过去几年那样继续增长，高校如何自我估价。

由于缺乏全面、可靠的数据，使得目前讨论这场财政紧缩对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所造成的影响变得很复杂。但每一种可能的影响都值得探究，政策制定者应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学生贷款

美国现在有三种基本的学生贷款，其中两种是根据联邦立法设立的。美国最大的学生贷款是1965年建立的联邦担保项目。私人贷方通过联邦和州政府的担保免于遭受大部分损失；在美国，这些贷款约占学生贷款的一半以上，目前每年的数额在1,000亿美元左右。

20世纪90年代，联邦政府创立了一个直接贷款项目，直接与高校合作，向学生提

供贷款。虽然这个联邦贷款项目现在占学生贷款总额的1/5不到，但它在学生贷款项目中引入了竞争机制，使得私人贷方和服务商不能在其立法要求未被满足时，再像以前那样以撤出学生贷款领域进行威胁。

没有联邦政府参与或担保的私人贷款是近几年美国学生贷款市场发展最迅速的一块，因为这些贷款被用来弥补高校的收费与各种可以获得的补助（包括联邦贷款）之间的差额。这种私人贷款在过去10年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已占学生贷款总额的20%。

根据2007/08学年的统计数据，这场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目前似乎还相对不太大。2006/07学年到2007/08学年，联邦学生贷款总量增长了10%左右。相比之下，私人贷款达到了稳定状态，总量保持在一个合适的水平。这种状况反映出大多数学生和家長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到来之前，就为当前学年做好了借款安排。

在2008/09学年，学生借款很可能受到近期金融危机的影响。很明显，私人学生贷款受到的影响最大，因为信贷紧缩最有可能影响没有担保和补贴的贷款。没有担保的私人借款，在明年可能由于先前资金来源的中断而减少50%或更多。这一衰减可能对学费较高的私立高校和营利性职业学校就读的学生影响最大，因为这些学校的学生和家長越来越依靠私人贷款弥补联邦贷款与学校高额学费之间的差额。在非营利性私立高校，目前的学杂费平均为每年2.5万美元，加上住宿和膳食费用，每年平均将近3.5万美元。2008/09学年，营利性职业学校每年的费用平均为1.3万美元，虽然比非营利性私立高校便宜，但仍旧是四年制公立高校每年6,600美元学杂费的2倍。

相比之下，联邦担保的贷款和直接贷款

的总额只是受到了近期金融危机的轻微影响。事实上,国会今年专门采取措施确保联邦资金的到位,以便保证学生明年和年后仍能得到贷款。

家庭房屋净值信用贷款 (Home-Equity Lines of Credit)

由于最近25年来学费的飞速上涨以及近10年来住宿费用更大幅度的增加,利用家庭房屋净值贷款支付大学学费日益受到美国家长们的欢迎。按照这一贷款模式,家长可以借到高出其家庭房屋资产价值的贷款额。另外,按照目前的税收制度,那些使用家庭房屋净值信用贷款的家庭有资格根据他们为贷款所支付的利息扣除相应的税额。虽然无法得到准确的数据,但是一个合理的估计额是:这一形式的贷款可能提供了100亿美元用于帮助学生及其家长支付高等教育的相关费用。

但是,当前的金融危机有可能使金融机构紧缩这种受欢迎的学生融资方式。因为房屋是贷款的附属担保物,因此不少银行根本不愿在房屋价值急剧下降之时发放这种贷款,从而使这一融资方式非常成问题。有理由认为,家长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的有利于支付大学学费的数额在未来几年将会大幅下降,至少下降1/4,甚至可能达到1/2。

利用储蓄

由于美国高等教育学费的高昂且不断上涨,家长们日益认识到他们必须在孩子年幼时进行储蓄,以便至少支付一部分接受高等

教育的费用。这种储蓄有多种形式,包括直接投资股票和债券,通过信托基金、退休储蓄账户以及抚恤基金进行投资。美国通过一系列规定,提高了专门为读大学进行储蓄所获得的税收优惠,从而进一步促使更多家庭采用这种储蓄方式。但是股票市场最近损失了1/3以上的市值,这可能会对许多家长支付美国高校高额学费的能力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与家庭房屋净值信用贷款的情况一样,用于支付高等教育费用的储蓄额最近10年急剧增加。家庭储蓄如何被用于支付未来的高校学费,今后一两年将被重新评估。可以推测,与是否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相比,不断变化的金融形势将对学生去哪里接受教育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更大的可能是家长们节省开支,让其孩子在本州的公立高校就读,因为州立公立大学的学杂费只有私立高校的1/4。同样的,在2009/10学年的入学过程中,危机的影响可能最为明显,因为学生及家长是提前一年做出接受高等教育计划的。

总而言之,金融危机可能会影响美国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正在和即将接受高等教育学生的计划与决策,包括他们是否以及在何处接受高等教育。最有可能受影响的高校是收取高额学费的私立高校,但是所有类型高校的录取情况都会受到美国近期金融海啸的影响。如果发现许多其他正在经受全球金融困境的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也出现了与美国类似或程度稍弱的问题,这一点儿都不足为奇。

阿拉伯地区的开放大学与虚拟大学

David Porcaro

美国乔治亚大学 (University of Georgia) 教育技术专业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 dporcaro@uga.edu

中东与北非地区开放大学与虚拟大学的价值可以用其近年来爆炸式的增长来衡量。自马扎维 (André Elias Mazawi) 2000 年在《国际高等教育》(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冬季版上呼吁建立阿拉伯开放大学以来的 8 年中, 中东地区已经有好几所大学打开了虚拟大门。

地区性大学

阿拉伯开放大学 (Arab Open University, www.arabou.org) 于 2002 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下建立, 是全世界分布最广的采用阿拉伯语的开放大学。其总部设在科威特, 在巴林、埃及、约旦、科威特、黎巴嫩、沙特和阿曼分别设有能授予学位的分校, 2003/04 学年共有近 17,000 名学生在读。该校目前已通过英国开放大学 (United Kingdom's Open University) 的认证, 并从英国开放大学获得了大量采用英语教学的资料, 包括工商管理、信息技术以及英语等专业的课程。其余专业的课程以阿拉伯语为教学语言, 如教育学专业。虽然大部分课程都是在线讲授的, 但有几门课程利用地区教学中心进行现场授课。尽管阿拉伯开放大学正慢慢走向成熟, 但它对西方大学的依附限制了其为中东地区的教育问题提供地方化解决方案的能力。

北非地区的阿拉伯国家联合建立了非洲虚拟大学 (African Virtual University, www.avu.org)。虽然该校的重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但其学生在加拿大高校协会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Canada) 的监管下通过学习加拿大拉瓦尔大学 (Université Laval) 的教学内容, 最终可获得毛里塔尼亚 (Mauritania) 努瓦克肖特大学 (Université de Nouakchott) 的计算机与信

息系统专业学位。非洲虚拟大学还提议让埃及和利比亚的大学加入非洲在线大学的网络。虽然该大学未能实现最初预期, 但它近期的体制改革或许为将来提供了更大机会。

全国性大学

虽然许多人称赞建立一个地区性阿拉伯语在线大学的想法, 但是跨国间协调 (更准确地说——不协调) 的现状限制了地区性在线大学的实现。对许多国家来说, 是本国那些通过教育部认证的开放或虚拟大学为国内外学生提供教育。该地区建校最早、在很多方面都是其他开放大学榜样的圣城开放大学 (Al-Quds Open University, www.qou.edu) 于 1991 年第一次开课, 虽然所使用的教材是早在 1985 年在其阿曼和约旦的办公室制作的。这所大学是为那些不能进入传统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巴勒斯坦人建立的, 目前通过设在巴勒斯坦、阿联酋和沙特的教学中心提供技术、自然科学、商业、社会科学、教育学等专业的课程。

利比亚开放大学 (Open University of Libya, www.libopenuniv-edu.org) 1987 年开始招生, 现在号称拥有 7,000 名在校生和 5,600 名左右的毕业生。该校通过全国各地的教学点授予阿拉伯语、伊斯兰研究、法律、商业、社会科学和教育等专业的本科与研究生学位。这所大学还为自己拥有阿拉伯语学术出版社而自豪。

叙利亚虚拟大学 (Syrian Virtual University, www.svuonline.org) 于 2002 年起开始运营, 声称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是“阿拉伯世界第一所该类型的高校”。该校与北美和欧洲的大学开展合作, 采用英语和阿拉伯语进行教学, 授予信息技术的学士学位和电子商务的预科学位。根据该校的报道, 2003 年

共有 702 名在校生, 就读于遍及叙利亚全国的 13 个远程教学中心, 还可以在线学习中东和欧洲地区提供的课程。

突尼斯虚拟大学 (Virtual University of Tunis, www.uvt.rnu.tn) 始建于 2003 年, 目前共有 5,427 名在校生, 攻读信息技术、工商管理、神经放射医学和远程教育专业的资格证书/学士学位和专业硕士学位 (部分专业与突尼斯的实体大学共同开办)。除了完全或部分在线学习的课程外, 该虚拟大学还开设了 200 多门采用法语、阿拉伯语和英语授课的课程, 涉及法律、医学、人文学科、科学与工程等多个领域的职业资格证书培训。

苏丹开放大学 (Open University of Sudan, www.ous.edu.sd) 同样于 2003 年建立, 目前已拥有 113,000 名在校生, 授予教育学、管理学、计算机、语言 (英语和阿拉伯语) 和法学专业的学位。该校通过广播和电视进行在线授课, 共有 21 个教学中心。

非阿拉伯国家的开放大学也把它们触角伸到了中东与北非地区。其中有两所值得一提: 一所是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 (Indira Gandhi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www.ignou.ac.in), 在沙特、阿联酋、卡塔尔、阿曼、科威特及巴林提供教育项目; 另一所是以色列开放大学 (Open University of Israel, www.e-openu.ac.il), 向阿拉伯地区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开设希伯来语课程。

私立大学与合作组织

在阿拉伯世界里, 比起由政府资助的全全国性大学和国际组织资助的地区性大学, 私立在线大学 (通常未通过认证) 发挥的作用还比较小。其中有两所私立大学值得一提: 一所是建在沙特阿拉伯的非营利性伊斯兰大学——知识国际大学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www.kiu.com.sa), 另一所是将自己标榜为建在国外的伊拉克大学——位于丹麦的阿拉伯开放学院 (Arab Open Academy, www.ao-academy.org)。

此外, 开放大学和虚拟大学还有几个国际合作网络。全球法语区大学联盟 (Agence universitaire de la Francophonie, www.auf.org)

在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叙利亚和埃及设有校区; 欧洲发起的地中海虚拟大学 (is-ewdssps.ces.strath.ac.uk/MVU, European Community - initiated Mediterranean Virtual University) 联合了欧洲、黎巴嫩、巴勒斯坦、埃及和约旦的大学。虽然这两个机构都不是授予学位的大学, 但学生们能在线学习网络中其他成员高校提供的课程。

结束语

虽然本文的综述并不全面, 但已经提供了阿拉伯地区开放大学与虚拟大学的概貌。尽管已经建立了地区性的高校, 但国家的教育和政治利益阻碍了泛阿拉伯 (Pan-Arab) 开放大学的建立。相反, 各国开放大学或虚拟大学在过去 10 年很受欢迎, 主要提供技术类或商学专业的学位, 其教学内容来自欧洲和北美的合作大学。虽然有些大学在个别学科里自行编写教学内容, 如突尼斯虚拟大学, 但这项工作花费不菲, 很多大学无法支撑。另外, 像圣城开放大学以及叙利亚的其他同类大学, 已不仅仅通过因特网, 而且通过国际远程教育中心提供虚拟课程。

本文反映了阿拉伯中东地区开放和虚拟大学的兴盛与繁荣。虽然这类大学的增长单单通过查看其网址数量就能衡量, 但要衡量这些大学对学生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价值却困难得多。在阿拉伯世界, 许多人对远程教育持谨慎的态度, 甚至都不信任国家赞助建立的高校所授予的学位。即使在最富有的中东和北非国家, 人才的大量流失以及基础设施和教学内容上的巨大困难依然普遍存在。前文所提及的高校, 都未能达到最初所乐观估计的状态。但是, 随着这些国家越来越接受在线教育, 以及私立和国际性大学向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服务, 阿拉伯地区的虚拟和开放教育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会有更多的学生选择虚拟和开放教育。随着市场的成熟以及更多本土化教学内容的出现, 教育质量一定会有所提高。阿拉伯语的远程教育市场已经被证明是一块沃土, 在可预见的将来, 全国性的、地区性的以及全球性的大学将在这里展开激烈的竞争。

新书简介

Byram, Mike, and Fred Dervin, eds. *Students, Staff, and Academic Mo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Newcastl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8. 313 pp. (hb). ISBN 1-84718-603-3. Web site: www.c-s-p.org.

该书聚焦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情况，对学生的流动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并讨论了教师流动对学生的影响。书中各章的主题包括海外留学与就业前景、对特定学术领域学生的影响、学生不同国家的适应问题、学生海外留学的动机等。书中对依拉莫斯计划（ERASMUS）进行了评价。所涉及的个案包括东欧国家、意大利、澳大利亚、以色列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

Center for the Studies of Higher Education, Nagoya University. *Researching Japanese Higher Education, 1998–2008*. Nagoya, Japan: DAITEC Co., 2008. 188 pp. (hb). ISBN 978-86293-025-5. Address: DAITEC, 4-85 Chikara, Higashi-ku, Nagoya 461, Japan.

该书以名古屋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科研成果为基础，收录了若干篇有关名古屋大学高等教育改进项目的论文，包括教师发展、学生学习以及学生发展建议等问题。

Clark, Burton, R. *On Higher Education: Selected Writings, 1956–2006*.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575 pp. (pb). ISBN 978-80801-890215.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社会学家克拉克（Burton Clark）是美国研究高等教育的先驱之一。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他对比较高等教育也做出了贡献，特

别是在欧洲和北美的高等教育趋势分析方面。该书对克拉克近半个世纪的工作做了全面回顾。书中前半部分收录了克拉克早期以美国为主的研究，主要涉及学生文化、社区学院、高等教育的组织问题、学术职业等问题，其中许多都是经典论文。书中后半部分主要收录比较高等教育的文章。

Chism, Nancy Van Note, ed. *Faculty at the Margin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8. 120 pp. (pb). ISSN 0271-0560. No Web site listed.

随着兼职教师和非终身教职教师比例的增加，美国的学术职业变得更加“边缘化”。该书讨论这些大学教师的状况，讨论的主题包括女性教师、治理与非终身教职教师、社区学院的聘用问题、新教师培训等。该书是乔西-巴斯出版公司（Jossey-Bass Publishers）高等教育新走向系列丛书的一本。

***Frontier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 East Asia*.** Tokyo: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dependent Higher Education, n.d. 161 pp. (pb). ISBN 4-902981-11-4. Web site: www.shidaikyo.or.jp/riihe.

该书基于2006年召开的东亚私立高等教育研讨会，对东亚私立高等教育的趋势进行了审视。东亚在私立高等教育方面有着长期的传统，许多国家的大多数学生都就读于私立高校。书中包括对日本、中国和印度的个案分析，以及多方面的比较研究。

Gornitzka, Ase, and Liv Langfeldt, eds. *Borderless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the*

“New”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search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Norway.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8. 193 pp. (hb). Web site: www.springer.com. ISBN 978-1-4020-6282-5.

该书以挪威为例,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及其对挪威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讨论的主题包括学生流动对职业的影响、北欧的高等教育合作、国际化与企业的研发等。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n EU/ACA Handbook. Stuttgart, Germany: Raabe Verlag, 2008. 420 pp. (loose-leaf format with CD included). €129. (E-mail: internationalization@raabe.de, Dr. M. Verweyst)

该书作为欧洲大学协会(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和学术合作协会(Academic Cooperation Association)发起的图书出版项目,主要提供有关欧洲国际化战略及发展的实用信息,包括高校的国际化政策、大学的合作与联盟、国际教育项目的营销、未来的战略等主题。该出版项目计划每四个月更新一次内容。

Kehm, Barbara M., ed. Hochschule im Wandel: Die Universität als Forschungsgegenstand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e: The University as a Research Subject]. Frankfurt/aM, Germany: Campus Verlag, 2008. 490 pp. (pb). ISBN 978-3-593-38746-8. Web site: www.campus.de.

该书是欧洲最杰出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乌利希·泰希勒(Ulrich Teichler)的祝贺文集,收录了若干篇以泰希勒所关注的主题为题的文章,涉及高等教育及其发展、国际化、体制改革与重组等问题。书中的论文由欧洲最优秀的高等教育学者完成,包括英文和德文

两种论文。

Newfield, Christopher. Unmaking the Public University: The Forty-Year Assault on the Middle Cla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395 pp. (hb). Web site: www.hup.harvard.edu. ISBN 978-0-674-02817-3.

该书作者认为美国的保守势力严重破坏了公立大学,而这些大学促进了社会流动性并提供了高质量的教育。作者强烈批评了诸如商业化、市场化以及减少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支持等趋势,并指出美国的公立大学及其使命应该得到支持。

Tierney, William G. 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igher Education. Sterling, VA: Stylus, 2008. 188 pp. \$29.95 (pb). Web site: www.Styluspub.com. ISBN 978-1-57922-287-1.

了解组织文化是实施高等教育变革的关键。该书讨论了组织文化的本质以及如何研究组织文化,包括共同治理的作用、学术工作与高校文化、沟通交流、学生参与等问题。

美国大学注册及招生主管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Registrars and Admissions Officers, AACRAO)新书:

Freeman, Kathleen Trayte, and Linda Jahn.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France. Washington, DC: AACRAO, 2008. 99 pp (pb). \$95, nonmembers; \$70, members. Web site: www.aacrao.org/publications/.

Foley, Chris J, ed.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Washington, DC:

AACRAO, 2008. 68 pp (pb). \$70, nonmembers; \$50, members ISBN 978-1-57858-083-5. Web site: www.aacrao.org/publications/.

Ezell, Allen. *Counterfeit Diplomas and Transcripts*. Washington, DC: AACRAO, 2008. 156 pp (pb). \$80, nonmembers; \$60, members ISBN 978-1-5785808-4-2. Web site: www.aacrao.org/publications/.

美国大学注册及招生主管协会最近出版了三本新书，是该协会主要为从事国际高等教育者所开发的系列丛书的一部分。《法国的教育系统》和《俄罗斯联邦的教育系统》对所有想评价这两个国家学生的入学资格和实际水平的人都有参考价值。该系列丛书对希望评价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的学术

和专业资格的招聘者特别有用。这些书简要概述了每种教育系统及其历史背景，把大量篇幅用于系统总结各级教育的组织情况，重点讨论高等教育的情况（包括职业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为读者提供了理解每种证书或学位的水平及其意义的必要信息。

《伪造的文凭及成绩单》在这个系列中非常重要，对更多的读者有价值。该书澄清了伪造文件的构成，为读者提供了令人震惊的有关学业证书和简历欺骗程度的总结。书中还涉及互联网如何有利于伪造文件的出售和流转，有若干章节论述了国内及国际法能够以及不能够打击欺骗的范围、如何识别及记录伪造文件以及高校应该出台什么政策。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介

为了加快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上海交通大学于 2007 年 12 月 26 日在原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学校直属的"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称高教院)。高教院下设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国际高等教育》编辑部。

高教院坚持以实证和定量研究为特色，以"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为标志，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已经具有良好的国际声誉；以教育部科技委《专家建议》为标志，在政府咨询方面已经产生广泛的国内影响。

以小规模、创新型、国际化的世界知名人才培养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培养高等教育学、科学与技术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在校硕士生、博士生和在站博士后总人数的规划目标为 80 名，且大部分博士生有出国访学经历，留学生比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世界知名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研究团队，有选择地追求卓越，在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研究生教育研究、定量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等领域打造国际学术品牌。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GS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GSE aspires to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scholarly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emphasiz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focuses on applied research, policy studies and consultation.

GSE builds on the tradition of excellence of the former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85. The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 which was first published in 2003 and updated annually,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Consultation reports on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science policies, which are provided to Chinese governments on a regular basis, have attracted national attention.

GSE focuses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specifically on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t has three research groups, namely the Center for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he centers will have world-class research teams, leading international partners, and a highly internationalized student body.

GSE will uphold the best academic values—a commitment to academic freedom and original inquiry, service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China and beyond, and provide the best possible education to graduate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 policy.

Guoji Gaodeng Jiaoyu

(Translated from Number 54, Winter 2009,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Issues

The Story of Academic Rankings	1
Intricacies of Academic Remuneration	3
University Admissions: Global Variations	5
International Quality Control	8

Internation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10
Is Australia Overdependent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12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For-profit versus Nonprofit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14
--	----

The World Bank's New Africa Report

Tertiary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frica.....	16
The World Bank's Perspective	18

South Asia

India's Effort to Join 21st-Century Higher Education	20
Higher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in Pakistan	22

Countries and Regions

Higher Education and Wayward Labor Markets in Mexico.....	24
US Financial Crisis and How Students Pay	26
Arab Open and Virtual Universities	28

New Publications	30
-------------------------------	----